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二輯

文明的教育

阿·別夫茲涅爾等作



北京大眾出版社

文明的教育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二輯)

阿·別夫茲涅爾等作

王 果 愛 等 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集的十四篇蘇聯諷刺小品，大都是以青年修養和兒童教育為主題的，其中一部分曾在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發表過。這些小品是以潑辣的風格、幽默的筆調，尖銳地諷刺了某些青年的不道德行為和兒童教育中的一些不良現象。通過這些生動的故事給我們指出：清除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對青年的影響和培養青年共產主義的優良品質，應該是值得經常注意的重要工作。

文 明 的 教 育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二輯）

（蘇聯）阿·別列茲涅夫等作

王 星 葉等譯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刊出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刷

※

(5004)787"×1092" 1/32, 3 1/16印張, 62,000字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5,000冊 定價：3,000元

目 錄

一封送錯了的信	斯·那林亞尼	一
他這樣說：「不願意」	斯·那林亞尼	三
終身的理想	斯·那林亞尼	六
如此愛情	斯·那林亞尼	五
現在柳達在哪裏	維·烏林	三
這是私事嗎	馬爾古諾夫	四
舞會開得很成功	列·連奇	四
困難的藝術	恩·巴日諾夫	五
嬌生慣養	拉·費道洛娃	五
文明的教育	阿·別夫茲涅爾	七
「教導有方」	保·塔拉先珂	七
敗中取勝	斯·特洛菲莫娃	七
甚麼是「好」	雅·德姆斯克	八
簡單的考試	列·連奇	九

一封送錯了的信

斯·那林亞尼

從塔干羅格寄到莫斯科一封信，收信人是弗·克·茹科娃。按信封上開列的地址，這封信是應送到「維木愛」居住區的，但是郵局却錯送到了莫斯科的另一個地方——「維愛木」居住區。在這個居住區裏也住的有個弗·克·茹科娃，但並非那一個，而是另外一個。她也和郵遞員一樣並沒有注意開列的地址是「維木愛」或是「維愛木」。這個姑娘拆開信，讀了以後，她臉上的表情發生了變化。起初只是驚奇，之後疑慮代替了驚奇，最後這個姑娘憤怒地把信扔到桌子上。雖然信並不是寫給她的，寫這封信的人與她也根本毫不相干，但是這個姑娘却想把這個人斥責一頓。於是，這個姑娘就拿起筆，但在最後一分鐘她又改變了主意，沒有把信寫給這個人，而把信寄給了我們的編輯部。

這個姑娘寫道：「你們應當注意一個塔干羅格大學生生活的描寫。讀完了這段描寫，我看到了這樣多的卑鄙庸俗、自私自利和下流無恥，以致於我不好意思把這封信轉寄給這封信的收信人。我們，即我和我的女同學們，決定請求你們：讀一遍錯送給我的這封信，如果能的話，請把它發表出來，以便教訓教訓那些在生活中把個人打算和個人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的青年人。」

這個小條子和從塔干羅格來的這封信一併裝在一個信封裏。塔干羅格來的這封信是用四

張從一般的練習簿上撕下來的紙寫成的。信中涉及到了許多問題：學習、友誼、兒子的眷戀心情、愛情。但是，非常奇怪，無論寫這封信的人說到什麼，無論他怎樣詞藻華麗地描寫他內心的微妙感受，他的全部漂亮論斷都必定歸結到這一點上：價值多少？

我親愛的、至親至愛的媽媽！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是多麼高興啊！我就像看到了你，我年邁了的媽媽，你在夜晚的燈光下低著頭寫這幾行我感到十分親切的字，於是，我的眼框上湧出了熱淚。我也十分喜歡那件毛衣料，雖然皮上衣（最好是羚羊皮的，帶拉鍊）更為理想……

在另一個地方這樣寫道：

可憐的，可憐的拉姬伯母。孤單一人，又患疾病！我想像得出她現在是何等困難！在這兩天我一定設法去看望她一次（堆積了很多髒的內衣，順便也請她補點襠褲之類）……

下面我們讀這樣幾行：

目前：正如從前在中學時代一樣，我非常喜愛無線電。噢，黃金般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時光啊！請快寄給我幾個電解電容器，我想給一個重要的人（第十一號商店經理）修理一下無線電收音機，這是個非常有用的人。

翻過來這一頁，繼續寫的也是同一類東西：

關於學習你可不必担心，我想而且也一定能够一箭雙鵰：我想將來作電力機師和內燃發動機機師。在將來，這假若不能使我得雙薪的話，那麼一定能使我得到一個半人的薪水。

甚至愛情對他來說也不是愛情，而是一種奸計。

我下定了決心在秋天結婚。正在找一個合適的對象（噢，現在一件拉鍊羚羊皮上衣是多麼適時啊！）。我在電車上認識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拉里莎。我甚至因為她而放棄和齊娜一塊遊玩，因為她，即拉里莎，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理想的對象（她是技術學校畢業，兩腿線條分明，兩眼淺藍色，物質基礎好）。但是，我非常不幸：拉里莎病了，在我們相識後一個半月就離開了人間。拉里莎的死——這就說我白白地浪費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又開始去跳舞，盼望着再能認識一個。但是，連一個合適的人也沒有，於是我立即重又和齊娜會面，她是這樣的活潑、可愛。她要我和她一起去咖啡店。我們拐了進去，我喝了八大杯啤酒，錢由她付。噢，一切十分順利。我開始和她一起消磨時光。當我手頭不方便的時候，我就給她個暗示，那麼她就悄悄地把我二十五個至三十個盧布塞進我的口袋。我表面上不接受，但最後還是收下。要是她富裕些的話，當然我會要得更多些。但是，她在一個工廠裏當秘書，薪水是比較少的，而我是有良心的，我不願把她最後的幾文一起拿去。不過，她仍不失為一個十分可愛和美妙可親的人兒！但是，我親愛的媽媽，你不要擔心，我一找到比較合適的對象，我立刻就 and 齊娜斷絕關係。

在這封信中一切都是卑鄙無恥的，尤其卑鄙無恥的是：這封信是寫給母親的。弗·克·茹科娃的兒子的行動只遵循一個準則：既然對我有利，那麼有什麼難為情的呢！他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他在自己的這封信中計算着要使熱愛着他的那個姑娘不僅付啤酒錢，而且還付烟錢，電影票錢和戲票錢，他每天能節省幾個盧布，幾個戈比。

假若兒子以掮客的口吻向母親敘述他心靈最深處的東西，那麼在這兒，母親本身的過錯也是爲數不少的。這就是說，他沒有把兒子教養好。我想見一見這個兒子，瞭解一下他是個什麼樣子。

「呸，有什麼呢，你就去吧，去看一看。」編輯部的同志們說。

我迅速地準備了一下，由於匆忙而忘記了編輯部桌上放的寫着寄件人地址的信封。「大學生茹科夫」——這就是我從信中知道的一切。但是，這個大學生在哪裏學習？住在哪一條街？

「塔干羅格不大，一定能找到。」我想。

現實是對關於該城的過時概念的一個極大的嘲笑。塔干羅格在最近三十年來大大地發展了。在這個城市裏有好幾個技術學校和兩個專科學校。

「茹科夫？」農業機械化專科學校黨委會書記問道，「怎麼樣呢？有呀。是個一年級的學生。在最近一期的牆報上我們寫了一篇專文介紹他。」

「甚至如此？」

「怎麼樣呢？他是個非常好的小夥子。」

「體育健將，學習成績優秀，參加社會活動積極……」

「這就是說不是那個茹科夫。」

「怎麼不是那個？」

我感到難以措辭。

「你看，我們收到了一封信，這封信暴露了大學生茹科夫的不道德行爲。信在這裏，讀一下吧。」

黨小組長讀完了信以後說道：

「這確實不是那個。我以腦袋爲自己的茹科夫担保。」

「那麼，那個究竟可能在哪儿學習呢？」

「不知道，也可能在我們附近的學校裏。」黨小組長說，接着就把我送到輪船機械技術學校。

但是，輪船機械技術學校也說：「不是那個。」於是，我就到機械技術學校。爲了追尋寫這封信的人，我幾乎跑遍了塔干羅格的全部技術學校和專科學校，而且幾乎每一個學校裏都有一個，或者兩個茹科夫。這裏的茹科夫是好的、出衆的和平常一般的。有學習優秀的，有一般的，甚至還有兩門課程——數學和文學不及格的茹科夫。但是，就是這個有課程不及格的人也有人代爲申述理由。

「在我們當中，他是健康狀況不大好的，」教導主任說道，「常常生病。我和共青團小組長担保：在五月份他一定能補考好。這是一個非常誠懇的人。」

跑遍了全部技術學校和專科學校，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走遍了全城，於是我再一次親眼看到塔干羅格發展的情形。我走遍了大街小巷，但還是毫無結果。我發脾氣了，但這只

不過是爲了安慰安慰我累得發出怨言的雙腿，而在內心我是非常高興的。使我高興的是：我所到的一切地方和讀了這封信的一切人都像商量好了似的說道：

「這不是我們的。我們爲自己的茹科夫担保。」

大家都相信你，你的同志和你的教師都能大胆而直率地來爲你申辯，生活得這樣是很好。我非常高興能意識到：在我們青年中下流和可恥的人是如此微乎其微；就彷彿發現了一個卑鄙之徒的足跡，而我兩晝夜却還沒有找到其人。是否真有其人呢？我已開始感到：我尋找的茹科夫是虛構的，在我們當中這樣的人是根本沒有的。但是，真可嘆！這樣的人究竟還是有。共青團市委會的同志們讀了信以後說道：

「這個小夥子是不是那個團區委會沒有吸收的那個？」

「爲什麼沒吸收？」

「因爲他圓滑。」

接着同志們就向我解釋道：茹科夫一直住在沙赫提城，但是並沒有入團，而一到塔干羅格，却馬上就提出了申請書。這樣匆忙就是我也感到是可疑的，於是我就出發到列昂尼德·茹科夫學習的農業機械化工作者學校去了。

我走進了幹部科，我和同學們、校長、教師進行交談，於是在我面前就鮮明地、清楚地出現了寫這封信的人的形象。我遇到了十個茹科夫，但連一個人也不願加以担保的這却是第一人。誠然，在開始，共青團小組長拉克齊昂諾夫也曾爲他申辯了幾句。這個共青團小組長由

於年輕而誤認爲在學生的面貌中主要的和起決定作用的是他的分數。分數好——這就是說，學生本身也是好的。拉克齊昂諾夫不分析一個人的行爲，不仔細觀察他是怎樣對待生活，怎樣對待同志的。拉克齊昂諾夫對我的全部論據只是說：

「不過，要知道茹科夫是成績優秀的呀！」

「你能不能讓我和這個成績優秀的學生認識一下呢？」我問拉克齊昂諾夫，接着我就和他一同往各教室和學校實習工廠去找茹科夫。

最後，在一個房間裏，一個身材勻稱、肩幅寬大的小夥子迎着我們站了起來。他的臉孔很漂亮，兩隻眼睛又大又明亮。

「茹科夫。」共青團小組長在介紹我們認識時說道。

他在說這幾個字的時候用這樣一種聲調，就似乎想問一問：「難道能懷疑這樣一個兩目明亮的人有什麼卑劣的行爲嗎？」

我看着茹科夫的兩隻明亮的眼睛，不知道如何開始談話。要告訴一個人說他是卑鄙之徒，這確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談話是需要開始的。

「我們編輯部收到了一封信。」我說道。

「與我有關？」

「是的。責備你欺騙姑娘、同志、學校……」於是，我把信中所寫的一切重述了一遍，只是沒有提寫這封信的人的名字。

「誹謗，」茹科夫說道，「團小組長可以作證……」

「我已經說過了。」團小組長遲遲疑疑地作證說。

「天性賦與人的東西各有不同，」茹科夫說道，「賦與某一些人的是金錢，賦與另一些人的則是才能。而我的資本則是誠實，我保護它像保護我的眼珠。」

茹科夫一直說了五分鐘，說他如何關切地對待同學，如何熱愛母親和如何鍾愛他那年輕的、可愛的女友。

「我想，你是會允許我不提她的名字的吧？」他請求道。

於是乎團小組長就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直到現在還堅信這一切深情厚愛。大概，要是我口袋裏沒有這封揭發性的信，我也是不能不相信這一切深情厚愛的。但是，我還是沒有把信拿出來，我用下面的問題打斷了茹科夫流暢圓滑的談話。

「信中向我們寫道，說你在尋找一個『物質基礎好』的對象。這是真的嗎？」

「謊話！」

「……說你要使姑娘們支付你的一部分支出。」

「這個壞蛋的名字叫什麼？」茹科夫裝腔作勢地叫道，「我一定要當着大家打他的嘴巴！」

「名字叫什麼？請看吧。」我一邊說着一邊把茹科夫自己的信遞給他本人。

茹科夫看了看第一頁，他認出了自己的筆跡，於是滿臉通紅。他明亮的眼睛立即現出厭煩的憂鬱的神色，開始逃避，但是，他還是控制住自己，指着能擺脫窘境。

「你徒勞無益地給予這封信以這樣的意義。」他說道，「在和親人的通訊中我總是好說笑話的。」

「你要人怎樣理解這個笑話呢？」我問道，接着就讀着，「至親至愛的媽媽，可不要把硬麵包皮扔掉，烤乾了寄給我。我們每人總共只領二百公分。」

「『總共』多少？」團小組長大吃一驚，接着就把信搶了過去。

「我想寫：每個菜配二百公分，但寫錯了。」

「關於硬麵包皮也是你寫錯了嗎？但願你不再妄圖撒謊了。我已到過你們的食堂。食堂的菜單雖然簡單，但是大家都能飽食飽餐。」

「我寫到硬麵包皮是爲了表示可憐，好使媽媽多寄點錢來。」

「你收到她寄的錢是多少？」

「每月三百個盧布。」

「怎麼，也收到母親的？」拉克齊昂諾夫問道，他停止了讀信。

「難道還有別人幫助茹科夫嗎？」

「怎麼沒有！拉姬伯母每月從沙赫提城給他寄二百個盧布。此外，他每月還領三百個盧布的助學金。」

「再加上齊娜的二百盧布。」我補充道，「當然，你會原諒我終歸還是不得不說出她的名字。每月共計一千個盧布。但是你却懇求硬麵包皮……」

茹科夫無言相對。

「『年邁了的媽媽』、『可憐的拉姬伯母』……你的這些溫存親熱的話語，大概只是爲了多騙取一點錢吧？」

茹科夫理解到他已落網，於是就到一個開着的房間裏去了。

「你不要給我講什麼道德品質！」他喃喃地說道，「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目的，每一個人應當盡全力只爲自己。」

茹科夫怨恨地說着，但不知何故却是低聲耳語。不過我還是聽見了，於是我就想起了年輕的貪財鬼拉斯齊揚克。在巴爾札克筆下的一大串形形色色的人物當中，這個生動的形象顯得尤爲鮮明突出。卑鄙下流——這就是在他的面貌和行爲中的主要的和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但是，拉斯齊揚克在那裏，在巴黎的高等妓女社會中，在維特林、戈布謝克、紐西仁當中既然十分恰合時宜，那麼他在這裏，和集體農莊拖拉機手在一起，和這個在其每一個意念和行爲中都十分輕信和純潔的共青團小組長在一起，就顯得這樣的彆扭和不倫不類。但是，這種輕信結束了。拉克齊昂諾夫剛一讀完信，他拳頭就令人感到威脅地緊握了起來。茹科夫決定不再忍耐下去了。他站起來說道：

「我想這段談話只算是我們之間的私人談話吧？」

「爲什麼？」

「因爲，整個這件事情沒有什麼社會意義，而只不過關係到我本人，我的親人和我的朋

友。這是第一。第二，」說到這兒時茹科夫停頓了一下，接下去已是低聲地、萎萎縮縮地吐出了最後幾個字：「我可憐我的媽媽。」

「你可以放心，在沒有和你媽媽談這事情之前我們一個字也不發表。」

於是這封不幸的信重又回到了莫斯科，我已開始因為在首都城郊尋找「維木愛」居住區而迷失路途。最後，還是找到了這個居住區，母親也收到了兒子的信。母親讀着，滿臉通紅，眼淚涔涔。她平息了一下之後，把自己兒子的經歷告訴了我。我一邊聽着她的講述，一邊開始理解到在蘇聯一個很好的家庭裏怎麼會出現巴爾札克筆下的拉斯齊揚克的道理。

當然，出現的不是拉斯齊揚克，而是一個正常的孩兒。母親溺愛這個孩兒，雖然她本人也是教師，也清楚地知道應當怎樣教育別人的孩子，但是對自己這個獨生子却嬌生慣養。結果，這個兒子開始感到整個世界是爲他一個人而創造的。母親也不糾正他的這種看法，而當他長大成人了，糾正也晚了，因爲列昂尼德·茹科夫已是個十足的利己主義者。

全部原由也就是如此。正如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兒子長成了一頭豬。

晚上，我辭別了列昂尼德·茹科夫的母親，回家來寫這篇短文。我拿起了筆，因爲我堅信：列昂尼德·茹科夫的這段可悲的經歷不僅關係到他本人和他的親人們，而且也關係到更多的人。

（譯自「小品文集」，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王槐曼譯）

他這樣說：「不願意！」

斯·那林亞尼

她在伏爾加河邊一個小城裏出生和長大。無論在工作中或俱樂部裏，到處都看得見剛毅、機敏的尼娜；當然，共青團員們就選她做共青團區委會的委員了。

他也是在這個小城市中出生和長大的，在那同一次代表大會上共青團員們也把他選進了團區委會。

她和他都挺年輕。他們天天見面，也就漸漸相愛起來，這件事是一點也不令人奇怪的。

萬尼亞·斯馬庚覺得尼娜·依萬楚克是世界上最漂亮、最美好的姑娘；而尼娜則認為，在他們城中再沒有比萬尼亞更聰明、更慎重的人了。尼娜和萬尼亞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和睦而親密的。在城裏，大家都把他們看做一對未婚夫妻。區委會的同志們每天都等待着喝喜酒的請帖，打主意用喜酒把他們灌醉，然後大家就一齊朝着他們友愛地大叫：「苦啊，苦啊！」

同志們在等啊等的，但他們老不結婚。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什麼變化。這對愛人仍舊像先前一樣，一塊兒度過工餘時間，彼此相親相愛，又很體貼入微……但這也只是表面而已。未婚夫的幾個最親密的朋友看出了他的心情並不是那樣平靜，一定有什麼東西在折磨着他，使他

● 俄羅斯的民間風俗，在舉行婚禮時，賓客們大聲喊着：「苦啊，苦啊！」這時，新郎和新娘就要接吻。

悶悶不樂；但是，那到底是甚麼呢——關於這一點，他對誰都沒說過。這樣過了一年，兩年，三年，最後，萬尼亞實在忍不住了，只好在紙上傾吐自己的衷情。他把自己所寫的那封信叫做：「關於我的愛人」。

「我用非常深厚而真摯的愛情愛着尼娜，」他寫道，「她也曾多次地對我說，她也熱烈而真誠地愛我。我們在一塊過得很好，我們簡直看不見自己幸福的盡頭。是的，我對她的人生觀並不完全滿意，有時她對團區委會的會議是有些隨便的。有一回，她甚至這樣宣稱：她很樂意把共青团區委會的工作扔掉不幹。」

『大概你很吃力吧？』

『不，只不過是懶得去做罷了。』

我常常長久而熱烈地和她爭論過關於一個人面對着培養他、教育他的社會應負什麼責任的問題。雖然尼娜仍像先前那樣時常表露出自私的觀點，不過，我總覺得，她會逐漸改正的。但是，以後事情並不是這樣。

『呸，要是你被調到莫斯科、列寧格勒或高爾基城去工作，那我一定毫不猶豫地馬上跟你一道去。老是在這塊偏僻的地方，』她說，『真沒意思。』

尼娜這樣輕蔑地稱呼我們出生和成長起來的城市，我感到很痛苦，但我又一次地原諒了她，因為我太愛她了。

春季裏，她說，只要我們一結婚，她馬上就扔下工作不幹了。